

栀子香里的青春絮语

韦嘉慧

编者按

这是一组皖西学院学子的诗作，作者以青涩却真挚的笔触，捕捉青春里的爱恋、遐想与友情，将烟火日般的温暖、夏日时光的绮丽、挚友相伴的坚定娓娓道来。文字无繁复修饰，却藏着最动人的观察，满是青春年少的纯粹与灵动，让读者在字里行间触摸青春本真，感受生活本身的美好。

怎么越看越好吃啊

亲爱的你
怎么能从细碎的日子里嗅到安心
你的心是世界的展览馆
偶尔拿出奇形怪状的苹果干
和一盘温热的薯条
摆给我看，要从不同角度观看
你又起眼，得意洋洋
像只摇晃的小蜜蜂
我的好日子里，充斥着你土豆的厚实香气

绅士约会场

优雅的胡须先坐好
展足后等待提琴入场
挺拔的胸膛，迅捷的手脚
变魔术前要把胡萝卜粘牢
哦等等，别忘记谢场时摘下礼帽
卷发刚好，短裙太俏
不择方法，获取女士一笑
绅士法则，牢记心上
别太疯狂，爱上那月光

仲夏

轻轻地
夏天的梦被栀子味轻轻笼罩着
挂在灌木的末梢
路人匆匆忙忙地托嗅着
闻出一个在海岸香甜的梦
嘿，你将她的梦带走了
今夜要做出同样绮丽的梦来
美梦仙子会乘上渡洋的小舟
从你漫山遍野的梦里
描绘夏夜蝴蝶也爱吃的栀子花蜜

亲爱的，你

我亲爱的
好想再贴近你一些
看清你眼里藏着分明璀璨的宇宙碎屑
流星哗啦啦的
全都刻在你虹膜
我原想和你谈论爱和宇宙起源
但怎么连同宇宙，连同爱
都在你眼中诞生

馈赠

于是我看着你
像在凌晨从窗户看到一个有棱角的月亮
打碎一个庸俗的躯壳
风会带来远方灵魂脉共共振的频率
我们抬头，
看到同一片被宇宙拨散的星河
如果理智何时回流心脏
要沉溺，再多一秒

嘿，我的朋友

嘿，我亲爱的朋友
你看不见身后乳白色的翅膀
小小而柔软，那被风吹动的乳羊

嘿，我亲爱的朋友
不要让沉厚的悲伤
垂落了本该生于山野海浪间的飞翔

嘿，我亲爱的朋友
你要跟着我，我要跟着你
我们要扇动彼此的翅膀

即使我们是两只小玩偶，但这世界上还有我们两个小玩偶呢

老族长

黄海波

深秋的风穿过稀薄的阳光，把院外的银杏树摇得簌簌作响，金箔般的叶子铺满了地，只剩下光秃秃的枝桠如铸铁般刺向蔚蓝的晴空。我正陪着女儿蹲在树下捡落叶，老家的电话突然响起，听筒里堂哥的声音带着悲哀与遗憾：“老族长……走了……”

族长是我家隔壁邻居，既不当官，也无田产商舖，只因在族中辈分最高，便成了我们的族长。他看着我们这群孩子在田埂上摔打着长大，我们也看着他的脊梁从挺直如松，慢慢弯成了村口老桥的拱。

儿时最盼傍晚。族长家的收音机是全村的宝贝，天擦黑时，他就把那台漆皮剥落的木壳收音机搬到院子中央，音量拧到最大，电波里的新闻刚响起，左邻右舍就端着饭碗陆续聚拢过来，有的蹲在墙根，有的坐在石阶上，呼噜呼噜扒着碗里的面条或稀饭，耳朵却紧紧贴着收音机里的声响。饭吃完了，空碗就搁在脚边，谁也不忍离去，生怕错过了戏曲里最精彩的唱段。直到节目播完，家人隔着院墙催了又催，才恋恋不舍地起身，嘴里还念叨着刚才的剧情。

族长家的春节总是最热闹的。按族里的规矩，大年初一早晨，晚辈孩童要排着队给族长叩头祝岁。我至今记得那年除夕，堂哥提着一盏糊得透亮光洁的纸灯笼来拜年，他刚跪下重重

叩了个头，灯笼不知怎的倒在地上，里面的蜡烛瞬间点燃了纸罩，火苗腾地窜起半人高，眨眼间就把灯笼烧成了灰烬。堂哥又惊又怕，更心疼灯笼，咧着嘴大哭起来。族长赶紧从屋里取出一盏新灯笼递给他，又抓了满满两把花生瓜子塞进他兜里，堂哥这才揩着眼泪，提着新灯笼离开。转过身，族长的小儿子却一屁股坐在地上打滚哭闹——原来，他不愿爸爸把自己的灯笼送给别人。

族长的算盘打得极精，手指在算珠上翻飞，噼啪作响后结果就出来了。早年他受聘当生产队会计，每天散工后都黑透了，还捧着账本挨家挨户登记出工情况、核算工分，油灯下的影子被拉得很长，多年来从未出过一笔差错。市场放开后，他去附近的南照集粮行打短工，每天天不亮就踩着露水赶到店里，一边记账，一边帮着搬运粮食，粗糙的手掌磨出了厚厚的茧子。他做生意实诚，不欺老不坑少，乡亲们都信他，肯多走几里路，也要把粮食送到他所在的粮行交易。

粮行是半日制生意，中午集市散了，生意便淡了下来，族长从不肯闲着，赶回家背起竹筐就下田打猪草，一家八口人，仅凭粮行的微薄工资哪里够糊口？那些年的田埂上、麻地里，总能看见他佝偻着身子，挥着镰刀不知疲倦地忙碌，再把一堆堆青草葱进高

邂逅聆心谷

桑叶儿



图片由AI生成

我们抵达聆心谷已是午后，坐落在张店镇大裂谷斜对面的聆心谷温泉大酒店，从外观到内部结构都让人眼前一亮，不由自主从心底发出低低的惊叹：这也太华丽了吧！无论是装修风格、色彩还是整体布局，走的都是高端奢侈的路线。可我们来体验的民宿在哪儿呢？

民宿与酒店一体，在三山两谷之间，潜藏在酒店背后，此刻在树木与云絮间遮遮掩掩。秋天的行云迤邐而洁净，在窄窄的道路上空或高或低，随着我的目光缓缓移动。郁郁葱葱的树木布满房前屋后及道路两边，有的花已开过，有的还在热烈地盛开着，一些枝桠伸向高处，婆娑摇曳在房屋周围。略显柔和的阳光，悠悠穿过移动的云层，在天际边隐隐约约。

我在酒店外围附近随意行走，目光可触及的地方皆是风景。曾经寂静的四百多亩山谷，被细心又用心的人顺应自然地貌，修整出大片房屋及景观，迎来送往着一拨又一拨的游客。云开始散开，天空渐渐变得明媚、通透，下午的阳光又火辣了起来，投在地面、投在身上、投在脚下。走出酒店大门，迎面遇见一群年轻人，他们个个面容灿烂，肆意而奔放地大声说笑着。生活中的焦虑与失意，在此刻仿佛都变得微不足道。

在去往民宿的入口处，我问值班的保安能不能进去看看，被告知住酒店可以从后门坐游览车上，不可以随意单独进入。随后他还不忘记叮嘱：里面很大的，你自己进去走不出来。带着些许失落，我重新回到了房间。抬眼望去，远山渐渐升起薄雾，四周渐渐安静下来，云系逐渐变多。低照的光线下，小巧的拱桥和廊亭横卧过水面，水塘里成群的鱼儿在安静地游动，飞鸟掠过水面，扑打着翅膀带起一

阵细细的水声。我站在五楼房间的阳台，能隐隐约约看到半坡上几处民宿的轮廓，有的远远望去像是白墙灰瓦，有的看着像是土墙草顶。它们各具特色，坐落在秋天茂密的树林中。稍远处，云开始变得清晰，正慢慢腾腾地向我站立的方向移动。

稍后，我们一行人坐游览车向上，往聆心谷的深处走。温泉中心已开始营业，有穿着浴袍的人进进出出。最先映入我们眼帘的，是正在装修的民宿七区。大片空地上绿树成荫，圆顶八角形的大床房给人一种回归自然的舒适感，很适合年轻的情侣们来度假、休闲；上下两层的别墅则给人一种家的气息和韵味，应该是一家人或两家人结伴入住的首选。每一处都有着独一无二特色和亮点，让人怦然心动。我们随车继续往上，八区的民宿则一半依山、一半悬空，错落建在道路两旁；一间挨着一间的独立房屋，像一座座空中楼阁，一直延伸到山顶最高处。山下是太平桥水库，对面是起伏的山脉，山虽不高，却苍翠葱郁。山顶上的木屋酒吧已经装修完工，我们推开酒吧旁边的侧门，后面是木质结构的大露台。过不了多久，住在周边民宿的游客，抬脚就能坐在山顶露台上，吹着对面山上吹来的风，望着月光下波光粼粼的湖水，一边听着音乐，一边品着小酒，想想都兴奋到不行。从山的另一边下行，是正在营业的六区，一排排错落有致的别墅随山路蜿蜒，影影绰绰。有了人气的心聆心谷，顿时鲜活起来。这里能让疲惫的心灵暂时远离竞争与压力，让疲惫的心灵得到短暂的停留与歇息，让游客回归山野，回归自然、回归本真。

我们中途停车观景，沿途看到下面民宿的路边，时光的门槛上，有星星点点的苔藓，它们在秋天里泛着薄薄

处的竹篾，而后蹲下身将竹篾挪到肩

上，摇摇晃晃回家走去。
上世纪九十年代中期，族里的年轻人一个个背起行囊外出务工，族长成了村里的留守老人。那年我高考失利，揣着满心沮丧进了复读班，春节假期不愿见人，便借住在族家长家。族长听说我要来，提前把西厢房收拾得干干净净，还特意请电工拉了照明线——那时村里刚通电，电费贵得吓人，很多家庭为了省电费，非万不得已不用电灯。我不愿给他添麻烦，自备了煤油灯躲在屋里看书，没两天就被他发现了。他板着脸批评我：“保护视力最重要，电费算个啥！晚辈爱读书，这点支持我还做不到吗？”又自责地叹气：“族里这么多年没出过一个读书人，是我当族长不够格啊。你要争口气，给村里的年轻人带个好头。”或许是他的话点醒了我，或许是那份沉甸甸的期许给了我力量，第二年高考，我终于成了村里第一个大学生。

走上工作岗位后，我回家的次数越来越少，但每次回去，总要去族家长家坐一坐，陪他唠唠村里的新鲜事。他总拉着我的手说：“你看，咱们村现在接连走出了十多位大学生，都是你带头带好啊。”我却心里清楚，村里的孩子们能一个个走出来，哪一个不是受了他的言传身教？族长就像村口的大银杏树，沉默着，却用枝叶为我们遮风挡雨，用根系滋养着一代又一代后生的心灵。

“爸爸，我用落叶做的小花好看吗？”女儿的声音把我拉回现实。低头一看，她正用捡来的银杏树叶，一片片有序地堆叠成一朵金黄的康乃馨，风一吹，花瓣微动，似散发着醉人的清香，又像一抹温柔的微笑。“我们一起做吧！”我蹲下身，摸了摸女儿的头，心里默念着：今天，我要做九九八十一朵，送给在天堂的老族长。

的青光；格桑花及小雏菊在秋风中盛开着。下午的天气真的好给力，我们在傍晚的夕阳下回到了酒店。

晚饭后，我们从房间里走出来准备四处转转，在大堂遇见酒店负责人，大家握手、寒暄，边走边谈论着过往。经过大厅旁的咖啡屋，我闻到了熟悉的蛋糕香气。

出了酒店的后门，夜色还很浅。几位用心规划、经营民宿的人，在夜幕下说着聆心谷的由来，说着它的前世今生。酒店的灯光一圈一圈投过来，他们的面容更像春天。

远处的民宿安静着，星星点点的灯火倒影在水面，微微荡漾，远远地照耀着它们。

在满清秋绿意的酒店静卧、休息，感觉整个人终于可以卸下厚厚的面具，身体也在不知不觉中变得轻松起来。这个夜晚，睡眠出奇得好。

早起拉开房门，独自下楼出了酒店大门左拐走上一段路，有一条干净的水泥路。靠山的一侧种满了豇豆，有的沿着架子往山坡爬，有的伸到路面上；挨着水的一边，大豆长势喜人。它们互相陪伴，顺着公路一直通向幽谷，通向太平桥水库。在聆心谷周围行走，扑面而来的微风带着些许秋的清冽，一种久违的感觉在身体内涌动。在浅淡的水声里听鸟语、嗅花香，任由氤氲的雾气缠绕，湿润的水汽在山间漫溢。徐徐清风拂面，在秋天迎着最初的光向上、向远。再次望向半坡那些错落有致的房屋，让奔波的身在此时此刻沉淀下来。这儿的民宿亲近自然，山水交融，给人带来一种愉悦的舒适感。从屋内的陈设到每个细节，都带着规划打造者的审美和用心。拥着这一弯秀色，在房间里静坐片刻，听深秋将至前，鸟鸣在山谷里此起彼伏、悠悠回荡。

坚固，光亮，不易碎，仿佛也象征着一份走出农村的底气。

2014年暑期，通过“过关斩将”，我成了一名特岗教师。那年我领到了第一份正式的工资。在县城超市，我挑选了一个厚重的玻璃杯。杯壁剔透，样式笨拙。吃年夜饭时，父亲拿出一瓶珍藏多年的老酒——似乎叫“老鹰膀子”。酒倒入玻璃杯，是淡淡的琥珀色，随即升起一层细密、洁白的酒花。

前两年，父亲的身体发出了危险的信号，身体浮肿，且咳嗽不断。母亲告诉我，他常常整夜浮睡睡不着觉。后来劝说多次，他才勉强答应去医院做一次全面的检查。医生的叮嘱简洁而有力量：酒，最好少喝；烟，必须戒掉。对于一个喝了大半辈子酒的人，酒早已不只是口腹之念。它是一种劳作后放松筋骨的习惯，是无时无刻的陪伴，甚至是一种与生活默默相待、习惯了的姿态。若要彻底摆脱它，生活的滋味是否会索然无味呢？

我蓦地想起许多年前的一个傍晚，父亲挑着一担刚打下的稻谷向打谷场走去。他的身子

地球上，有一条蕴藏诸多神秘奇迹的北纬30度线。沿这条纬线深入探索，在大别山最高峰白马尖周围，定会惊喜地发现“西山药库”这处秘境，这里中药资源富集。第四次全国中药资源普查结果显示，该区域拥有药用植物238科、1866种，其中霍山石斛、白芨、断血流、蛇足石杉皆属药中珍品，尤以霍山石斛最为珍贵。

霍山石斛在道家经典《道藏》养生篇中，与天山雪莲、三两重人参、百二十何首乌、天甲茯苓、双脊、深山灵芝、海底珍珠、冬虫夏草并称为“九大仙草”，居首位。

李白曾这样描述霍山西山药库的地貌：“其山之南，山花烂漫；山之北，白雪皑皑。”这里灵韵绵长，清冽泉水潺潺流淌，滋养着遍野药草，是历代君王苦苦寻觅的长生仙草栖息地。因产量稀少且采摘不易，霍山石斛过去仅供御医使用，民间难得一见。

南宋诗人洪咨夔，嘉泰元年(1201年)进士，授知县主簿，累官至刑部尚书、翰林学士、知制诰，加明殿学士。即便身份显赫，他在《石斛》一诗中仍不禁感慨：“药谱知曾有，诗题得未尝。”诗句以近乎白描的手法，道出心中遗憾：“我只是从药谱上知道有霍山石斛这味仙草，直到写这首诗时，还未曾品尝过它的滋味。”由此可见，历史上的霍山石斛何其珍贵。

野生霍山石斛对生长环境的要求十分苛刻，气温达到14摄氏度时开始生长，空气湿度在70%以上时生长速度最快，温度过冷过热、湿度不达标时均会停止生长，甚至枯萎。且霍山石斛为气生根，需在通风透气的基质中才能存活，一年生长期仅5个月，五年才长5厘米，株型短小圆润，中部膨大如鼓。古人见这种长在麻骨石上的植物外形酷似玉器“斛”，故称之为“石斛”，这便是兰科石斛属名称的由来。

在海拔300米至900米的大别山森林腹地，夏季最高气温可达40摄氏度，冬季最低气温低至零下19.2摄氏度。巨大的温差、刚水的滋养，加之每立方厘米富含20万个负氧离子的环境孕育，造就了霍山石斛强大的抗逆性、活跃的生物活性，以及营养丰富的次生代谢品质。

一代代经验丰富的采收人，为追求霍山石斛的优良品质，严格遵循“冬藏”的自然规律，仅在立冬至立春期间采收，力求保留其全部营养成分。

2025年5月7日，我走进大别山最高峰白马尖北坡太阳乡的霍山石斛养生谷。眼前峰峦叠嶂，缓坡沐阳，山阴藏风，林木茂盛，溪流纵横。彼时正值米斛花期，漫山遍野的米斛生于林下、溪畔、山崖、坡地，竞相争妍，宛若璀璨星云随风摇曳，清香扑鼻，令人心旷神怡。正如洪咨夔《石斛》诗中所谓“蛭蟻多节，蜜蜂脾有香”，米斛枝节分明，卵形小花呈淡黄色，花苞片浅白带紫色，惹人喜爱。正因如此，米斛被霍山当地人盛赞为“悬崖上的舞者，饮品中的黄金”。

早些年，我在微信朋友圈看到著名诗人陈先发先生分享的霍山石斛开花图片，字里行间透露出养殖这味仙草的意外惊喜。我也养了一盆石斛，每到节令便如期开花，宛若一份无声约定，让我深刻体会到“踏露种仙，雨花潜心”的美妙意境。随着对霍山石斛的深入了解，我才明白，无论是陈先发先生养的还是我养的，都不是霍山石斛，或早已失却其本真特质。石斛界流传一句俗语：“出霍山，无米斛。”这句话生动刻画出霍山石斛“一方水土养一方药草”的特质，堪比谚语。霍山石斛因株高寸许、形似聚米，又称霍山米斛，离开核心产区，药用价值会大幅衰减，外形也会发生变异。这便是“霍山石斛”又称“霍山米斛”的根本原因，两种称谓并非混淆，而是民间智慧的结晶，旨在凸显其“性从地变”的道地本质。

从秦始皇委派徐福遍寻长生不老药，让霍山石斛的药用价值为天下所知，历朝历代帝王皆以简单粗暴的方式占有它。加之霍山石斛种子无胚乳，自然繁殖率极低，更稀有珍贵，因而被誉为“药界大熊猫”。或许正因价格堪比黄金，人们才懂得珍视与保护，使其免于绝迹。

如今，随着科学技术的进步，人工已能培育霍山石斛。科技人员遵循“顺天而养、品质为尊、性从地变、质与物迁”的自然法则，将温室培育的大苗移栽至低海拔的霍山石斛驯化基地，花一年时间让其适应野外环境与山区气候，完成驯化。随后，将驯化后的壮苗送至太阳乡万亩核心产区，通过合作社发放给养殖户，种植在林间空地、坡地河群、悬崖峭壁的麻骨石上，自然放养三年。此外，霍山县太平桥乡还建500亩野生原种保护基地，这些野生原种同样依赖当地农户的看护与科学采集。

如今，霍山石斛核心产区(即西山药库核心区)已化身霍山石斛养生文化谷，集野生养殖、科普教育、养生体验、康复疗养、非遗制作、休闲度假等功能于一体，为游客带来原生态高端养生体验，吸引着人们纵情山水、亲近自然，放松心情、调养生息。

霍山石斛产业可持续发展的动力源自经济效益。它被誉为“软黄金”，目前国家指导价价格为每克200元，堪称“寸寸皆养寸寸金”。参照1938年10月23日《申报》刊登的广告，参茸细料栏目中绿毛老枫头(霍山石斛)每两售价60块银元，可知如今的定价与八十年前基本持平，波动甚微。

正因如此，霍山涌现出一大批围绕石斛产业健康运营的企业，通过“公司+基地+合作社+农户”的模式，为这一珍稀物种的人工养殖探索出广阔路径。这不仅带动乡村产业振兴，促进农户就业致富，更实现了“生态发展”与“产业发展”的双向奔赴。将霍山乃至六安地区的生态优势转化为产业优势、资源优势转化为经济优势，践行了“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让霍山石斛这株仙草走进千家万户，以温润滋养守护人们的健康，在时代中诗意绽放。

挺得笔直，汗水沿着脊梁往下淌，脚下的步子却

踉跄得稳的。
从医院回来的第二天，我在网店选了很久，最后选中了一只素净的陶瓷杯，白底，没有任何花纹，杯身圆润，握在手里，踏实而温和。

这应当是我给父亲选择的最好的礼物。
每次回老家，总能看见城西西湖的水面在黄昏的天光下泛起细金般的波光，恍惚间，就仿佛又看见父亲坐在那里，手中握着那只陶瓷杯。他常对邻居说：“这个啊，是我老家儿子给买的，说这个不烫手，拿着得当。”

如今杯里，应当是母亲给他泡的清茶了。那些苦的、辣的、纷杂的日子，都被时光静静浸透、沉淀，化入一片清静之中。

父亲的酒杯

王玉齐

菜。最好的时候，许是一盘黄绿相间的香椿炒鸡蛋。父亲和他就在院里的老槐树下，找个石凳子坐下。二大爷抿一口酒，咂咂嘴，望着远处的田垄：“今年气候好，估计亩产得奔着五百斤去了。”父亲不搭话，只顾端着那只蓝边碗，慢慢地抿，尽兴时也砸吧嘴。眼神望着远处，我后来才明白，那眼神里盛着的是对美好年景的向往，背后藏着对一家老小一年生计的掂量。对于农民而言，幸福就是眼前沉甸甸的粮食。

大约是1998年9月的一个夜晚，父亲喝得酩酊大醉。第一次看他“耍酒疯”，我被吓得从堂屋跑到了厨房。记忆中，这是父亲第一次发火。那晚，父亲一甩手狠狠地把“粗瓷碗”给摔

在了地上。声音很闷，很沉。母亲说，一连几天暴雨，家里遭殃了。

千禧年刚过，父亲跟着村里的建筑队，去了上海。回来时，他背回一个鼓鼓囊囊的蛇皮袋子。袋子里有给母亲购置的一块布料，有给姐姐买的黑色发卡，最关键的，是他从安徽亳州绕道带回的两瓶古井贡酒。他从袋底摸出一个物件——那是一个崭新的不锈钢杯子。在昏暗的屋里闪着白光，杯身不清晰地印着两个方正的字：“上海”。他打开瓶子，倒了些酒，啜饮一口，话里话外都带着一种新鲜的气息。“在上海，只要肯下力气，都能挣着钱。”那只不锈钢杯，只有在酒杯地取代了粗瓷碗的位置，它

副刊

邮箱：48221941@qq.com